



巴黎的兴起：从古典城市到“现代城市之母”



卫金桂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

西方世界古典城市的典范是罗马和拜占庭。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阿拉伯人的征战、十字军东侵，这些城市衰落了，继之而起的是巴黎及其影响下的现代城市。它所奠定的大学制度、时尚、礼仪、公共空间和设施等等，几乎为所有民族不同程度上追捧效法，法兰西文明由此而不朽。

一、巴黎的奠基

巴黎的历史有两千多年之久，最早发祥于西岱岛。当时居民据说仅几百人，居住在不到半平方千米的旧城岛上。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的一个部落强占岛上高卢人的村庄，建立了“巴黎吉”人的首府，巴黎由此得名。公元508年，法兰克王国定都于此。经过几百年发展，到了10世纪末，雨果·卡佩国王在此建造了王宫。此后又经过两三个世纪，巴黎发展到塞纳河两岸。虽然教堂、建筑比比皆是，但它依然是古典城市。在历时300年的维京时代，巴黎一直面临被维京人灭亡的危险。

9到10世纪的“糊涂王查理”将鲁昂及周边土地赠予维京人首领罗洛，换取后者改信基督教并停止袭击法兰克领土。罗洛率领整个军队皈依。这种同化还没有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和传统逐渐被法兰西文化所取代。法国得到了

延续，这是巴黎得以发展的重要一步。

13世纪60年代，法王路易九世解决了巴黎行政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他诱导市民选出一位市政长官和四位助理，在被称作“市民接待室”的市政厅办公。市政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在经济方面，诸如对有关商业和航运案件作出裁决，保护商业公会的权益，裁决水上商人的讼案等。有权逮捕违章商人，并可以没收他们的商品。

路易九世于1254年设立“国王岗哨”，它不固定于某处，而是根据需要随处移动。“国王岗哨”由20名骑兵和40名步兵组成，由国王出资供养，受一名岗哨骑士指挥，这位骑士作为国王雇员受市政长官领导。沿塞纳河从芒特桥上溯到巴黎诸桥固定的市民岗哨被称作“坐岗”或“睡岗”，负有监督执行市政当局有关码头、水泉、下水道、河流以及港口的各种规章的责任。

就这样，路易九世借组建巴黎政府草创了巴黎市政府和警察系统，巴黎作为王权控制下的城市，统治机构初步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大学之母—巴黎大学正式形成，它以众多优秀校友和子校，成为巴黎名城坚固的堡垒和符号，巴黎也由此具有了其他都城无与伦比的优势。

然而，直到16世纪下半叶数十载，法国饱受宗教战争的摧残，依然动荡破败。17



世纪初的巴黎街道还能见到野狼出没。不过也就在此时，它作为一个全新城市的模型开始出现了。

二、现代巴黎的支撑工程

建筑是城市的灵魂。巴黎的飞跃性进步也是从重建和扩建地标性建筑开始的。

约斯托在1598年出版的《伦敦概况》及托马斯·德洛纳在1681年出版的《伦敦现状》中指出，当时主要是作为商业中心和金融枢纽被世人关注。巴黎充满创新活力，吸引多样文化，激发着能够革新都市生活的思想。这种概括给人以巴黎是生活化小城市的感觉，缺少大都市气派。

但是，英国革命的动荡和宗教冲突使其财力受到巨大影响，以至于光荣革命后的国王威廉三世因欠出版商债务太多不得不废除出版条例。

法国则如旭日东升。

1643年5月，西班牙陆军的主力被法军击败，法国陆军由此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一陆军。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法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之苦后终于获得和平。外患不再是压力，建设强大的国家、尤其是首都，被排在了首要位置。在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欧陆没有强大的对手后，法兰西第一次提出了建构强大的国防体系的思路，在国境上修建了固若金汤的堡垒，在国内则大张旗鼓地改造和建设。1676年，路易十四亲笔签名的文件写道：“古罗马人相信，只有为帝国征服更多领土者才有资格改造罗马……鉴于法国的边界已经越过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路易十四能名正言顺地昭示天下，为他的首都增加一条美丽的新环形道。”

此时巴黎的君主也有了展开这项工程的经济实力。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预计，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法国财政收入是英格兰的四倍多，是荷兰共和国的三倍多。但法国长期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且海外市场没有竞争力，于是催生了完全不同于英国的金融业，那就是大商人给王室贷款，共同富裕，一起成长。因此，金融家特指与王室进行融资业务的人，他们与王室均积聚了巨大的财力和经济运行能力。金融家一词就源自法国，特指这些为王室筹款的人。

1669—1670年，巴黎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改造开始了。巴黎的改建采取了全面规划的方案，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市政机构首次请来了从建筑师到工程师的各行业专家，研究城市布局，采纳了专家关于城市发展规划的建议。布隆德尔是法国重大军事工程和民用工程的建筑师，后来成为巴黎的首席建筑师，也是法国皇家建筑学院的首任院长。自1669年起，他掌管巴黎城市的公共工程，旧城墙改造成绿色步行道的计划得以成功推行。今天，世界大城市里的每一个公园、每一条林荫大道都可以追溯到这里。由于全新的规划，巴黎的修建改变了历史上建筑无序发展的状态，大批融入大环境的革命性公共工程建立起来，开创出许多时髦元素，并被极力推广。当时一份文件这样结尾：“巴黎公共工程规模之大，外形之美，今日的各国人民，未来的子子孙孙，皆可领略法兰西之宏伟，太阳王之英明。”

在土地有限、人口拥挤的巴黎，翻建、扩建而非新建巴黎旧有著名工程，是必然选择。这些工程主要有：

新桥

这座桥始建于1606年，是巴黎最古老的桥。由西岱岛分别连接左右两岸的两座独立拱桥组成。这座桥被改建后面貌和功



能全然一新。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若昂·得让在其《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一书中如此叙述其影响力：“巴黎的创新始于一座桥，这座桥就是新桥。历史上第一次，一座城市被一项新型的都市工程（而不是主教堂或者宫殿）所定义。巴黎人，无论贫富，都很快接受了新桥。他们将这座桥视为巴黎的象征，以及巴黎最重要的景点。”新桥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旅游景点。十七世纪作家、旅行家贝尔涅里曾在广大世界里旅游过，他说新桥是“全世界最美丽、最令人惊叹的风景。”他告诉巴黎人：“不需要离开巴黎，就可以欣赏到全世界最美妙的景观，走一趟新桥足矣。”

卢浮宫

该宫始建于1204年，原是法国王宫，亨利四世花了13年时间建造了卢浮宫最壮观的部分——大画廊。路易十四将其扩建成正方形庭院，并在外面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画廊，陆续购买了欧洲各派的绘画充实收藏，使其成为誉满全球的艺术大本营。

凡尔赛宫

该宫奠基于1624年。原为法王路易十三的狩猎行宫，非常简陋。1664年路易十四决定将皇家行宫迁往凡尔赛。他在位的50年间，凡尔赛宫兼收并蓄了很多法国艺术家与建筑师的设计精髓，将其扩建成欧洲最宏大、最华丽的宫殿。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继续为其增添新内容，重新装饰并融会所有建筑风格，其最终格局有700余间房间，占地面积51000平方米。

香榭丽舍大街

1616年，王后玛丽·德·美第奇决定把卢浮宫外一处沼泽改造成绿树成荫的大道，即“王后林荫大道”。1667年，皇家园艺师勒诺特为拓展杜伊勒里花园视野，将大道东西中轴线向西延伸至圆点广场。新的

林阴道从卢浮宫出发直至今香榭丽舍圆形广场。1709年两旁植满了榆树的中心步行街的建成，使这条街成了巴黎举行庆典和集会的主要场所。1724年，昂丹公爵和玛雷尼侯爵接手了皇家园林建设管理，完成了香榭丽舍全线规划，使其成为巴黎最有威望和诱惑力的街道。1828年该大道所有权全部收归市政所有，设计师希托夫和阿尔方德为香榭丽舍添加了喷泉、人行道和煤气路灯，使之成为法国花园史上第一条林荫大道。拿破仑三世耗时18年扩建巴黎后，香榭丽舍大道成为“法兰西第一大道”。

孚日广场

从查理六世开始，今孚日广场区域的建筑群就被大加翻造，并被辟为行宫。亨利四世于1605年到1612年开工修建广场。整个17世纪，广场经历了多次改造，每一次都为巴黎注入新的活力。1800年，政府为了感谢第一个缴清中央税赋的省区，以法国东北部的孚日山脉为意，将此处正式定名为“孚日”。

除了以上区域，圣路易岛、西岱岛也得到不断建设和重整，一系列著名别墅拔地而起，壁垒被持续拆除，林荫大道得到推广。后来的凯旋门、旺多姆广场、蓬皮杜艺术中心等新建筑不断增色，使巴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王国。

三、巴黎成为欧陆文化中心

在一个专制的时代，君主的文化趋向对于国家文化事业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波旁王朝的君主们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开放政策的影响力，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巴黎成为欧陆文化中心。

法国王室有与美第奇家族联姻的传统。亨利二世的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亨



利四世的王后玛丽·德·美第奇是意大利豪门美第奇家族的成员，她们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摄政，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作品引入法国宫廷，深刻影响了王后及贵族的生活。

路易十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伏尔泰评价路易十四“对艺术的奖掖，要比所有其他的君王来得大”。据伏尔泰估计，路易十四每年所买的法国艺术品要花费 80 万利维尔，送给各城市、机关和朋友作为礼物。他是最慷慨的艺术收藏家，他画廊中的画从 200 幅增加到 2500 幅，其中多数是皇室委托法国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蓬皮杜夫人是路易十五公开的情妇，在艺术发展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她常常为国王寻找新的娱乐，这样就使她参与了凡尔赛宫的创建，在她富丽的寝宫里，到处都是极其安逸、舒适的风雅艺术品，在路易十五时代延续巴黎艺术的力量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法国王宫的时髦奢华，欧洲宫廷巴黎化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如在俄国，宫廷礼仪不仅全盘巴黎化，语言也是法语。年满 18 岁的贵族不会讲法语就不能结婚。当时的著名作家、甚至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都能用法语写作。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小说，其中会不时夹杂着法语。当时欧洲上流社会都以会说法语为荣。

其二是形成了国际化的法兰西学院和百科全书派。

路易十三首相黎塞留是法国文明史上杰出的人物。伏尔泰如是说：“自黎塞留将戏剧带入宫廷后，巴黎足可以与雅典媲美。”威尔·杜兰特在其名著《世界文明史》中的看法亦同：“法国古典文学全盛的第一个时期，是黎塞留鼓励戏剧和诗歌创作。”他不仅通过资助和监督剧作家的作品，还亲临观赏演出，参与剧本创作。由于黎塞留的申请，路易十三给予一批名演员高薪，以

皇家意志的方式阻止对演员的歧视，皇家剧院支持和资助悲剧演出。

1629 年初，在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黎塞留支持下，法兰西学院成立，除法国大革命期间停办一段时间外，一直延续到现在。学院里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批评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雕塑家、画家、音乐家精彩纷呈。学院将法国大师拉辛、拉封丹、孟德斯鸠、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梅里美、小仲马等等，介绍给世界，极大地提高了法国和巴黎的声誉。他们中产生了很多著名的百科全书派的骨干。

其三是突破国界与阶层的沙龙。

沙龙在法兰西文化对外影响力方面作用甚至无与伦比。法国沙龙与两百多年来最优秀的精神生活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是当时最显赫的名士淑媛汇聚的场所。这里是 18 世纪伟大哲学家的摇篮，这里端坐着礼仪的裁定者和社会成就的主宰者，他们没有国界的限制，突破了等级制度，每个追逐名望的人都要来此接受评判。内阁要员的政治生涯在这里起落，作家和艺术家从这里开始成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也从这里产生。如通过乔芙林夫人的沙龙，作家、艺术家可以和重要的文艺赞助人直接接触，特别是来自国外的赞助人。她以这种方式对法国艺术和文学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她的沙龙也因此被列入“18 世纪的重要机构”。

要想凸显巴黎在文化方面首屈一指的地位，那就必须使巴黎的影响力盖过罗马。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派员学习。

1666 年，王家首席美术家勒布伦奉命去罗马创办法国王家的卫星机构——罗马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荣获罗马奖的学生由法国政府保送至意大利留学 5 年。他们抄袭、摹绘古典与文艺复兴作品，期许于



每3个月产生一件“杰作”，回国后优先受禄于政府。宫廷、教堂、雕像、绘画、壁毯、陶器、奖章、雕版、铸币等，无一不铭刻着路易十四的肖像，使罗马艺术附属了法国。这种艺术的赞助与国家化结果产生了大批千古不朽的作品，也对巴黎在艺术名望和数量上压倒罗马艺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路易十四重臣柯尔伯斥巨资买入意大利古典或文艺复兴艺术品，凡能将历代罗马皇帝的显赫转移到法国国都与国王身上的事，几乎无一不做。他的这种行为力度之大，以至于教皇下令禁止艺术品外销，免使意大利成为艺术荒漠。

二是强化法语在欧洲的影响力。

在波旁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凸显法兰西政府的力量、弘扬其文化辉煌、树立法兰西文明和法语的权威地位、以法语取代拉丁语，是法国的明确方向。法兰西学院的工作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这在法兰西学院的规章里反映得很清楚：“除了将我们所说的语言，从南蛮缺舌之列提升出来以外，否则要寻求国家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能一直留意的话，它已经比现存的任何语言都要完美，最后甚且可能媲美拉丁文，就好像拉丁文曾和希腊文媲美一样。院士的职责是净化语言，使它们免于过去已沾染过的褻渎，不管是出自庶民之口，或法庭中的群众……或那些无知的谄媚者。”

在黎塞留时期，法兰西学院的主要职能是规范法语，院士们为发展变化中的法语的清晰、纯正而工作，通过编撰固定语言、使用的词典规范法语的正确运用，确定各种术语。经过56年的努力，于1694年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法语词典，此后持续修订出版。从17世纪末开始，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国际上的外交语言。

三是推广巴黎品牌。

跟历史上的名城如罗马、拜占庭、北京

等不同，巴黎重造的年代处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传媒业大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图纸、谕令、法令、规划、会议记录等等得以存留，这些为撰写各种宣传推广巴黎的书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大航海以来的传播能力，也为巴黎走向全世界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最早向人们介绍巴黎的文字材料应该是地图和旅游指南。它们比较简陋，可以折叠成微型方块装入口袋。因为城市处在非常快的建设过程中，很多区域不在其上，也没有开放，随着城市建设的进展，它们更新很快，花样也不断翻新。除了文字，还有其他活动。比如阿尔努画的《长椅上的女士》、木匠皮埃尔·介朗制作101条长凳安放在杜乐丽花园、画面上出现的女士遛狗和时髦衣装、新桥上的露天演奏，等等，都向人们展示巴黎的生活方式。公共设施如街灯、邮筒、公共马车陆续为各国所周知，成为巴黎领先世界的名片。1671年，杜乐丽花园被改造一新的当年，畅销书是安托万·库尔坦的《巴黎上流社会举止礼仪见闻录》，从饭桌到个人卫生无所不包。这部书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多个文本。

这种情况说明，对巴黎的关注已遍及欧洲。作家路易·安托万·德卡拉舍利对法国化现象有着敏锐的观察：“欧洲的小孩还没学会走路，就已经能结结巴巴地念出‘巴黎’这个词。”1777年，一位礼仪观察家认定：在1600到1750年间，他们历经“转变”。1600年的“欧洲人对风格一无所知”，而17世纪末的欧洲人开始像法国人那样，衣着时髦。“法国的时尚产业日夜不停地生产”出新的款式，法国成功地把“欧洲变成法国”。

罗马和意大利在欧洲文化界的中心地位被巴黎取代了。

责任编辑 / 王封礼